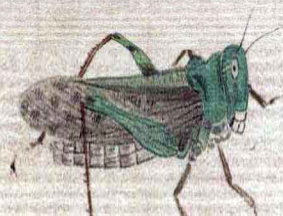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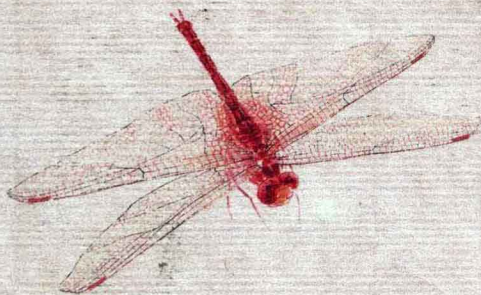


草间偷活

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世界

北京画院 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北 京 画 院 藏

齐 白 石

作 品 集

草间偷活

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间偷活：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世界 / 北京画院编.
—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494-0113-0
I. ①草… II. ①北… III. ①草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9500号

草间偷活·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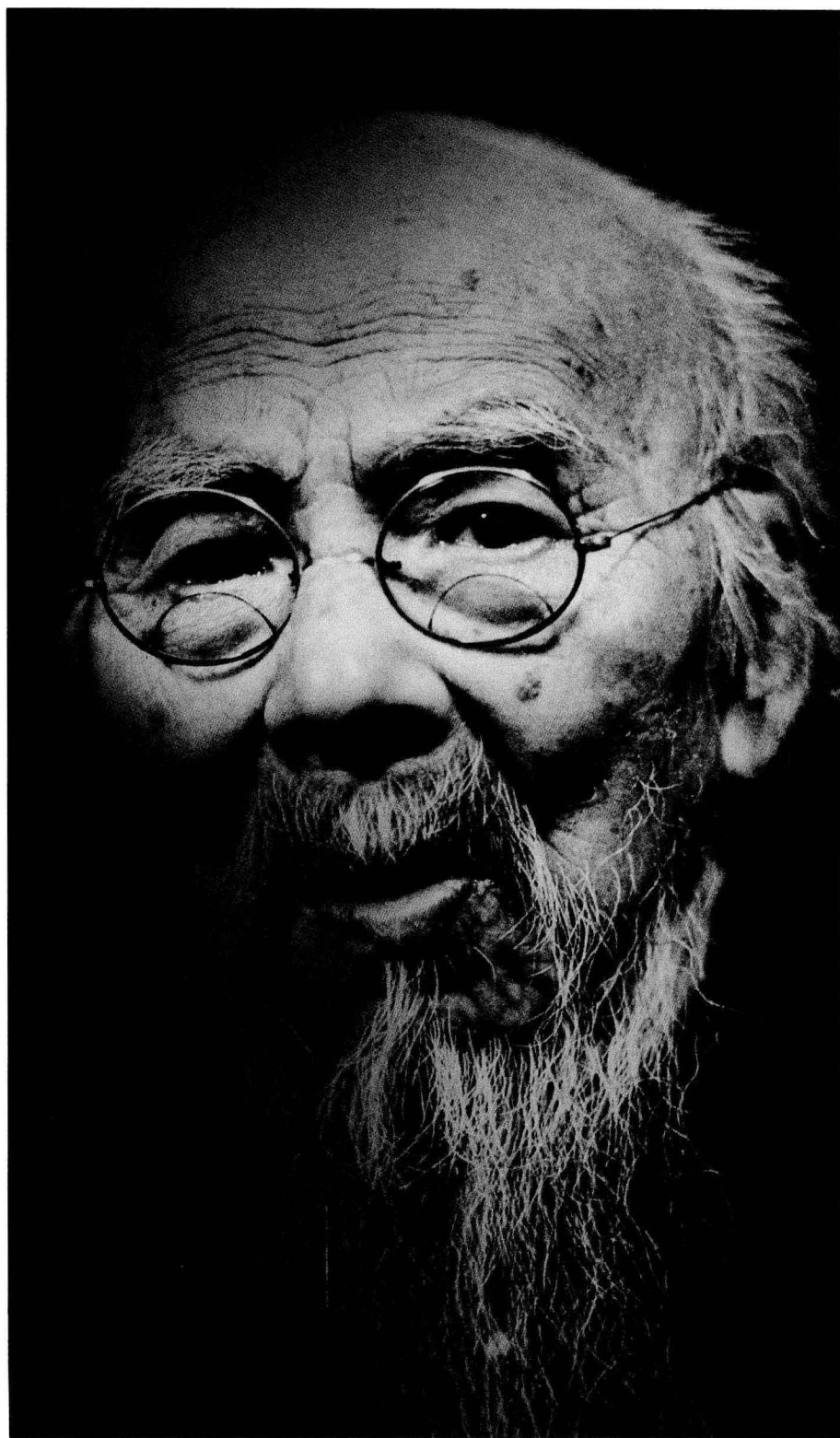
CAO JIAN TOU HUO QI BAISHI BI XIA DE CAOCHONG SHIJI

编 者：北京画院
出 版 人：蓝小星
终 审：黄宗湖
策划编辑：姚震西 杨 勇
责任编辑：吴 雅
责任校对：尚永红 陈小英
审 读：陈宇虹
设计创意：北京锦绣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吴 雅
出版发行：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
邮 编：530022
网 址：www.gxfinearts.com
制 版：广西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1月第一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28
书 号：ISBN 978-7-5494-0113-0/J·1366
定 价：198.00元

齊白石

辛未国难，几欲迁移，岂知草间偷活，
不独家山，万方一概，吾道何之？

——摘自《白石诗草自序》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明明

委 员 李盈春 雷 波 袁 武 宛少军

吕 晓 吴洪亮 王志纯 杨延文

王民德 姚震西 海 洋

主 编 王明明

副 主 编 吕 晓

编 务 张 蕾 黄 戈 罗元欣 李 琼

张少云

摄 影 王书灵

代序——白石老人的启示

王明明

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还没有一个画家能像齐白石一样被如此众多的民众喜爱。不论是专业艺术工作者，还是普通的绘画爱好者，只要提起齐白石，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像谈一个老朋友那样评论几句，这在中外绘画史上也是罕见的。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受人爱戴的世界性的艺术大师，长期以来在北京没有一个专业的纪念馆，让人们随时可以观摩他的真迹。40多年前，国家曾经决定建立“齐白石纪念馆”，但因为种种原因，“齐白石纪念馆”却未能开馆，这成为美术界的一大憾事。作为收藏齐白石作品最多的单位，北京画院对此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5年前北京画院美术馆新落成时，我们在馆内特辟“齐白石纪念馆”，永久陈列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作品，已陆续推出了“草间偷活”（草虫）、“花能解语”（花卉）、“草泥乡里”（水族）、“借山娱目”（山水）、“自家造稿”（人物）、“梅菊远思”（梅兰竹菊）、“新诗自书”（书法）七个系列专题展，不久还将推出“清白传家”（蔬果）、“决不回刀”（三百石印）和“人生若寄”（手札）三个展览。这些展览受到了美术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彰显了齐白石艺术的当代意义，推动了中国画深入学习传统、大胆创造的潮流，也促进了齐白石艺术的研究。今年9月，我们又出版了十卷本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囊括了北京画院收藏的所有齐白石作品和齐白石的收藏、遗物。10月，举办了“齐白石艺术国际论坛”并出版论文集……这一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在社会上掀起了齐白石研究的新高潮。由于《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开本装帧的限制，定价较高，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对齐白石艺术的热情，我们决定陆续出版与全集并行的一套小型画集。第一本便选择了在开馆之初，我们内部印行的《草间偷活——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世界》。当然，经过5年的研究，我们对于齐白石的草虫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因此，本书不仅对作品进行了新的分类和定名，而且增加了新的研究论文，体现出对这批作品新的研究成果。

在白石老人去世近半个世纪后，今天重读白石老人的作品，仍然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首先，齐白石从早年师法古人到“衰年变法”，他的艺术之路是在传统脉络中完成的，其“自成家法”是有源流可追寻的。仔细研究齐白石的前期作品和最后风格的形成，从题材到技法，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和前一辈大师之间的传承关系。与白石老人相比，我们有些画家对传统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值得反思的，无论是什么时代，优秀的民族传统都是艺术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如果我们连自己的传统都没有认识清楚，所谓的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中国画不是靠观念和热情的冲动来创作的，是经过不断地修炼、长时间的文化积淀和外师造化慢慢“养”出来的。白石老人一生生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荣辱不惊，远离虚名，“不教一日闲过”，因此才练就了天才的绘画能力，成为超越时代的艺术大师。一个中国画家画的是修养，格调的高下，要看笔墨功夫和笔墨背后表现出来的精神品格，两个方面都需要画家倾尽毕生的心血来修炼。所以，一个画家只有用平常心对待艺术，才能在创作中得到最大的满足，从而使自己的艺术走得更远。

把生活中的自然形态，转化为具有中国绘画精神的艺术形象，用传统的水墨语言表现现实生活，这是中国水墨画最大的难点，也是中国画发展中最重要课题，在这方面，白石老人为我们做出了楷模。在白石老人的笔下，“世间无物非诗画之料”，他把生活中一些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画出来，让平常的事物凸现艺术的魅力。他提出“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仅是他个人风格的自解，更是关于写意造型最精妙的理论概括，他用自己的艺术实践证明了水墨画在表现现实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齐白石不愧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大师。

当我们把齐白石作为个案去研究时，还有两点是需要特别提及的，一是同时代画家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对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齐白石晚年迁居北京后，与陈师曾结为知交，白石老人在自述中说，“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办法，我听了他的话，自创红花墨叶一派”。可见陈师曾对齐白石晚年的绘画有极大影响。今天的画家为什么不能敞开心扉与同时代的画家交流呢？说到底还是对待艺术的心态出了问题。二是白石老人完全是通过自学成就一代艺术大师的，这说明，一个真正热爱中国画艺术的人，只要按照艺术规律长期不懈地努力，最终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同时白石老人的成功之路，也为我们按照西学体制建立起来的学院制美术教育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目前的中国画教学，是否符合中国画的艺术规律，这是值得研究的。

作为画家，我一向认为，大师们的经验比任何时尚的新潮观念更值得借鉴，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人对新观念的热情，显然超过了实实在在的案头功夫。在这样一种风气之下，让我们的画家坐下来去认真研究那些艺术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并透过他们创造的样式探寻其内在的艺术规律，是很困难的，甚至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这种浮躁的风气，使当代中国画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已显露着深刻的危机——大量贴着中国画标签的作品，其实已经丧失了中国的文化精神，缺少基本的笔墨内涵和艺术法度。因此，抱着虔诚的心态向大师学习，重新认识中国画的艺术规律，是当代画家必须补足的功课。我们推出齐白石系列展的目的和意义也全在于此。

2010年12月

目录

草间偷活——齐白石的草虫画	陈履生	1
再论齐白石的草虫画	吕 晓	7
蚂蚱	41	
蛾·蝶	97	
蜻蜓	151	
蜂	209	
螳螂	251	
蝉	277	
蟋蟀	301	
蝈蝈	329	
其他	349	
工虫花卉册页	387	
作品索引	427	

草间偷活——齐白石的草虫画

陈履生

齐白石与传统绘画中的草虫

“顾恺之论画以人物为上，次山，次水，次狗马，台榭，不及禽鸟。故张舜宾（彦远）评画以禽鸟为下，而蜂蝶蝉虫又次之。”宋人董道《广川画跋》所言不仅记述了草虫在以往中国画史上的地位，而且表明了“蜂蝶蝉虫”之类的草虫在顾恺之时代，尚未形成中国画的一个类别，但至晚到了唐代，在论述当时绘画的时候已经独立成科。五代时期，在“徐黄体异”的时代表述中，与黄筌的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相应的是，徐熙的汀花野竹、水鸟渊鱼、凫雁鹭鹭、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表现出了江南处士的野逸风格。而在现存的黄筌的《珍禽图》（故宫博物院藏）中，除了禽鸟之外，还有天牛、蚱蜢、蝉、金龟子、蜜蜂、细腰蜂、胡蜂等草虫。正因为此，“若论花竹禽鸟，则古不及近”（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也就是说，“花竹禽鸟”在宋代已经表现出了超于前代的成就。此后，到了元人钱舜举的《草虫卷》，“三尺许，蜻蜓蝉蝶蜂螭类皆点簇为之，物物逼肖，其头目翅足，或圆或角，或沁墨或破笔，随手点抹，有蠕蠕欲动之神，观者无不绝倒”（清·方薰《山静居画论》），草虫在中国绘画的审美体系中，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其影响所及，直至20世纪的齐白石。而齐白石在草虫绘画方面集大成的成就，则将这一领域的表现推向了一个后无来者的高度。

在中国绘画史上，特别是到了宋元之后，许多擅长花卉的画家都工草虫，因为草虫能给春花秋卉以生意。然画史中的草虫只不过是蜂蝶蝉虫之属，而齐白石则扩展了草虫的范围，广及蝗虫、蟑螂、臭虫、苍蝇等为人们所厌恶的品种，可以说是只要他目之所及，皆无所不画。现在很难统计出齐白石一生画过多少种草虫，但是，北京画院所藏的齐白石的作品中有许多前人没有画过的草虫，它们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有有益的，也有为害的。其中有许多在昆虫学家的眼里，亦是稀有

的品种。

如果仅仅说无所不画，那可能只局限在“能品”的范围。对于现在具有科学造型基础的画家来说，见什么画什么并不难，画什么像什么也不难，难在栩栩如生，难在形神俱备，难在趣味盎然，难在将一种题材推向中国绘画史的极致。因此，将齐白石的草虫画放到整个中国绘画史中去考察，可入“神品”之列。

齐白石的乡间生活与题材选择

齐白石1864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城南约50余公里的一个名为“杏子坞”的村庄，村东头有个充满传说的“星斗塘”。他成长在这个“星塘白屋不出公卿”的世代农家中，砍柴牧牛和读书写字兼而有之的童年生活，使他从小就能感受到“儿时牛背笛，归去弄斜阳。三里壕边路，藤花喷异香”的美的意境。1878年，齐白石15岁时开始学木匠，继而拜当地著名的雕花木工周之美为师，仍然没有脱离农家。1889年，齐白石拜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习作诗写画。到30岁左右，齐白石已经能以画画为生。不同于文人画家的是，齐白石画什么是根据订件的要求，而他在如何画的时候，则是以一种能够满足或讨好客户要求的手法，因此，这一时期的齐白石属于具有乡间生活背景的最为普通的民间画工。

齐白石在35岁之前，活动的范围仅限于杏子坞附近的百里之内。35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到了湘潭县城。后来，他离开老家到距星斗塘五里地左右的梅公祠，在百梅书屋外，“墙角种粟，当作花看”，在梅公祠门前的水塘内种莲藕，依然过的是农人的生活。

1904年，齐白石40岁时应夏午诒的聘请赴西安教画。开始了他“五出五归”中的第一次远游。此后，他遍历陕、豫、京、鄂、赣、沪、苏及两广等地，饱览名山大川，广结名人雅士。直到1917年6月，为避地方土匪之扰而北上，定居北京。来到北京的齐白石，虽然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乡村，但是，心里还是惦记着“十载家园总辜负，芋苗黄瘦蓼花红”，还想到“以农器谱传吾子孙”（篆刻）。他还在诗中表达了对于往日生活的眷念，“新种葡萄难满架，复将空处补丝瓜”，“满园蔬菜绕门青”，“先人代代咬其根，种菜山园深闭门”。而这种感情更多的是反映到他的绘画之中。

齐白石像许多文人画家那样也接受过私塾的文人绘画的教育，也临摹过一些文人

画家所遵循的画谱，可是，文人绘画中强调的“胎性”和书香门第，决定了他的后天教育难以摆脱他的世代农民出身的局限，以及他骨子里的民间画工的审美喜好。这些反映到他的题材选择上，尽管他也画文人画家们所热衷的梅兰竹菊，然而，他更酷爱蔬果、草虫以及柴耙、算盘这些他最为熟悉而又寄寓了特别情感的东西。这些在文人画家眼中是非常俗气的事物，在齐白石的笔下则显得是那么生动和自然，因为，这些对于他来说，则是他所经历的现实生活。“说话要说人家听得懂的话，画画要画人家看见过的东西”，齐白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选择了他所熟悉的题材以及与这些题材相适应的画法。

齐白石的乡间题材在都市中

居住在京城齐白石，并没有脱离他出身农民的品性。在他的身上，不仅保留了许多农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而且在京城的生活中，还依然以这种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对待城市中的人和事，并以此建立起一种新的环境关系。在他的艺术世界中，不仅能够从生活中发现一些能和乡村生活相联结的东西，除了蔬果之外，就是草虫，而且还将这种乡间生活表现出符合文化人、城市人欣赏的需求，并演化为一种文人的审美趣味，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就草虫的特点而言，除了地域所决定的有无之外，无所谓乡村与城市的差别。它们作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生活其间的所有人都能对此发生兴趣，特别是一些类如苍蝇、臭虫、蝗虫等为人类所憎恶的蝇虫，其艺术魅力在于艺术家的发掘和表现。齐白石对于草虫的关注，一方面是对乡村生活的留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京城养虫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生灵的宠爱。齐白石的艺术表达，更多的是连接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就齐白石的出身而论，他的朴素和善良决定了他能够用艺术的方式倾注对生灵的关爱。在他的眼内，具有生灵的草虫没有是非、丑恶，有的是生活的情趣。在他的心中，自然性的丑与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笔下能否把自然性变为艺术性，把丑的恶的变为美的善的。齐白石创造了一种超于现实的生活，他把那些丑的、恶的，通常认为是不入画的东西搬上了画面，营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草虫世界。这是一个生态平衡的世界——没有憎恨，也没有残杀，有的只是一种艺术的情趣。

齐白石寓居京城后，其艺术进入到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北京画坛，既是传统文人画的一统天下，又是西方绘画的传播中心，不管是相对于哪一个阵营，齐白石都是

时代的另类。他的乡间题材，决定了他和文人绘画的品格相去甚远，而他的画法又与西方绘画格格不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夹缝之中，齐白石的乡间题材在绘画上所表现出的独特性，使得像陈师曾、徐悲鸿这样的文人画家和西画家也为之动情，为之惊奇。

在齐白石的草虫画中，画得最多的是蜻蜓、蝉、蝗虫、螳螂，显然，这种题材上的偏重，与他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这是农家最常见的。齐白石所画的草虫与他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在摄影术欠发达的时代，又无画谱的参考，要想画出结构严谨、姿态生动的草虫，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有了与生活的关系，齐白石才画了那么多一般画家没有画，而一般人也难以指认的那么多品种的草虫。对于文人画家来说，他的写实性所表达的乡间情趣，正是文人画家所缺少的一种现实关怀，而那种惟妙惟肖的刻画，在技术的层面上也为那些不注重形的表现的文人画家难以企及。对于西画家来说，或者是相对于那些在中西论战中的非传统派画家来说，齐白石的艺术正是传统文人画的一种现实反叛，也是改良传统中国画的一种方式。

在时代文化的激荡中，处于文化边缘的齐白石，好像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之外，可是，他的独特性和中间性却暗合了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随着时代的潮流，齐白石的乡间题材不仅进入到都市，而且进入到新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在这一层面上考量齐白石的草虫画，那么，其意义就超于草虫画的本体之外。显然，特殊时代中的齐白石以及他的草虫画，是特殊时代的选择，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

齐白石草虫画的艺术特色

从总体上看，齐白石的草虫，有工、写之分。通常工细者，先画草虫后补景；写意者，先画景后补草虫。而不管是工是写，齐白石都非常注重草虫的体态结构，反映了他极为细致的观察和表现能力。他画的草虫得其翻飞鸣跃之相，翻者折翅能见动作，飞者振羽如临风声，鸣者切股能闻音响，跃者挺身可视趯状。这种千姿百态的变化，反映了他深厚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造型基础。

齐白石画草虫，有着较好的整体效果，又有着细致入微的细部刻画。草虫一般体态较小，而一些具体的结构就更小。一般能画出虫爪的结构已是不易，但他不仅画出基本的结构，还画出虫爪上的毛，真可谓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表现了极强的绘

画功力。齐白石的画在注重草虫结构的同时，还注重质感的表现，画蜻蜓和蝉的翅膀极透明之能事，而画飞蛾通体蓬松的绒毛感觉一碰即落，其绘画语言的运用表现出了超于一般画家的能力。

刻画精细是齐白石草虫画的一大特色，但常人画得细，容易腻和板，甚至细得如标本而无生气；齐白石所画则于精细中求生意，严谨处富变化。如画蜻蜓翅膀中的网纹，一笔中有浓淡变化，更增加了翅膀的动感。画水中草虫的长足，线条挺拔又能表现出关节的结构。这一切都是笔笔写出，积淀了他数十年的绘画功夫和学养。

草虫的布景如点睛，是这一题材绘画的有机组成部分。齐白石善于运用工与写的对比手法，创造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态氛围。在他的草虫作品中，工致草虫的布景都比较简单，但必定是以写意的手法，画蟋蟀添一罐或几株小草；画水虫写几丝水纹；画蜻蜓图一根莲蓬。如此的简洁是为了烘托主体的形象，而写意的笔法也是为了主次形象的对比，工者更工，写者更写。在另一类幅面较大的以花卉为主的作品中，工虫往往是画面的点缀，起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般是以意笔写出，或工写结合。

画工虫需要有很好的眼力，可是，由于生理的原因，受到视力的限制，老年人“目昏隔雾”已无力去画工细的草虫。可是，在齐白石的存世作品中，却有明确纪年的70岁以后的工虫作品，人们往往大惑不解。对此，北京画院所藏的一批齐白石的未完成稿，却解开了这一疑团。为了防止老年时不能作工细的草虫，齐白石在60岁之后陆续画了一批工虫待以后补景。这种点睛补龙的手法是齐白石的一大创造，也反映了这位高寿画家的长远之计。在这些形象生动、刻画完美的未完成的草虫图稿中，那些还没有添景的空白部分可以引发人们的多种想象。基于传统审美方式的作用，空白之无和有的辩证关系决定了这里有着丰富的可能性，可以想象，这些草虫的周围是一个丰富的世界。所以，这些未完成稿所表现出来的意趣和审美的意义，使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现在完全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件完整的作品来对待。实际上，齐白石在画这些草虫时已经有了最初的构想，从具体的位置到草虫的姿态，都凝聚了老人的匠心。

齐白石的草虫画在题材和画法上，独具一格，开时代新篇。他更正了唐代以来“评画以禽鸟为下，而蜂蝶蝉虫又次之”的评画标准，提升了草虫画的品格，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奇葩。

